

海上诗路文化

从全球看，中国是诗路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度。中国诗路文化，包括陆上诗路文化和海上诗路文化。其中海上诗路文化，不仅是中国人海洋文化活动的集中反映，也是海上丝路文化的具体呈现。

舟山地处中国漫长海岸线的黄金中段，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枢纽，因此被誉为“海上敦煌”。发达的海上交通，带来繁荣的海上诗路文化，使舟山成为中国海上诗路的重要驿站，浙江诗路文化的重要构成。

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长期以来致力于海洋文献、文学和文化的整理与研究，先后获得国家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和一批国家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，形成了研究团队和系列学术成果。其中中国海洋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倪浓水教授为代表，完成了该领域的首部研究专著；中国海上诗路的具体研究以程继红教授为领衔，搜集了丰富的中国海上诗路文献史料，并组织一批年轻博士和在读研究生开展研究。

为了将高深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、并做好学术文化普及与推广工作，经与《舟山日报》相关部门商议，决定以我院师生为基本力量，联合其他文史专家一道开设“海上诗路文化”专栏。

海上诗路文化，本身就具有外向性特征。因此，“海上诗路文化”栏目，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。来稿既可以是古今海上诗路文化，也可以是中外海上诗路文化，更可以是舟山本土海上诗路文化。

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借这个栏目的开设，一起为舟山向海图强、向海开放、建设高水平现代海洋城市鼓与呼！



有关柳永《鬲海歌》的三个问题

□倪浓水 高铭佳

柳永(约984-1053)，北宋时期著名词人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词人之一。但因一首《鬲海歌》，却与舟山有了亲密的关系，舟山视他为“老朋友”，还在定海晓峰岭下特地建造起一座“柳永广场”。

但是《鬲海歌》真的是柳永所作吗？究竟是“鬲海”还是“煮海”？与同类型作品相比，它有何独特价值？

一、《鬲海歌》真的是柳永所作吗？

说柳永有“舟山题咏”，最早见于宋人祝穆所撰《方輿胜览》中的记载：“名宦柳耆卿，尝鉴(监)定海晓峰盐场，有题咏。”但是他没有明确说是《鬲海歌》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祝穆所说的“有题咏”，既有可能是指《鬲海歌》，也有可能是指另外一首与舟山有关的《留客住》。把柳永“舟山题咏”明确为《煮海歌》的，载于元代冯福京、郭荐编纂的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第六卷“名宦”录“柳永”条中。在舟山档案馆点校本中，它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柳永，字耆卿，尝为晓峰盐场官。其《煮海歌》云……”

冯福京、郭荐他们的记载可信吗？

考察一篇文献的可信度，可以从文献提供者的身份、文献来源等几个方面进行确定。根据舟山市档案馆《宋元明舟山古志(点校本)》的介绍，冯福京是四川人，在舟山(昌国州)担任过较长时间的“判官”，负责舟山司法案件的审理，后又兼巡捕司即捕盗官，负

责地方治安。这两个官职虽然都品秩不高，但是却都要求任职者具有刚正、公平、自律的品质。冯福京这方面都做得不错。他甚至还“越权”向朝廷申请减轻舟山这个海岛地区的田赋、盐税、渔税，深得舟山百姓爱戴。而郭荐则为本地乡贤，曾经担任过鄞县教谕。因此这两位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的编纂者，无论人品，还是写作态度，都是可以信赖的。

但是，无论是宋人祝穆《方輿胜览》，还是冯福京、郭荐《昌州图志》，他们对于柳永《鬲海歌》的记载，毕竟都是属于二手资料，最可靠的依据，当从柳永自己的著作中去寻找。柳永留存后世的作品集便是《乐章集》。《乐章集》虽然版本众多，但基本内容几乎一致。可是恰恰在《乐章集》中，却始终找不到这首《鬲海歌》诗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柳永以词见长，诗作不多。这《乐章集》所收集的，主要篇什都是词作。但我们未尝不

可从另外角度予以认识：正因为柳永擅长填词，诗作不多，这首长诗《鬲海歌》才显得珍贵；恰恰因为柳永的创作以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为主，而《鬲海歌》反映的却是民生之艰，风格立意非常特别，所以完全值得收入他的作品集集中。但是《乐章集》中却不见《鬲海歌》踪影。

而冯福京、郭荐的《昌州图志》，也没有说明《鬲海歌》为柳永所写的依据。所以长期以来，这首《鬲海歌》是否真的为柳永所作，是有存疑的。直到1958年，学界泰斗钱钟书编辑出版影响巨大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将这首《鬲海歌》收录其中，争议才渐渐平息。因为以钱钟书的学术涵养，如果没有十分把握，他是不会把《鬲海歌》收归于柳永名下的。1991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出版《全宋诗》，也把柳永《鬲海歌》收录，才一锤定音。

二、究竟是“鬲海”还是“煮海”？

关于柳永此作，目前流传于世的有《煮海歌》和《鬲海歌》两种标题。在舟山档案馆点校的冯福京、郭荐编纂的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里记载的是《煮海歌》，但是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辑出版《全宋诗》，用的都是《鬲海歌》。

那么柳永这首舟山诗作，究竟应是《鬲海歌》，还是《煮海歌》呢？

其实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。因为世上本无《煮海歌》，在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的权威版本里，记载的本来就是《鬲海歌》，是舟山档案馆在进行点校时，点错了。

目前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的版本有两个。一个是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另一个是咸丰甲寅(咸丰四年，1854)本。其中咸丰本就是清代宁波著名学者徐时栋刊刻的。这个本子，据他自己说，来源于朱绪曾送他的一个抄本。大家知道，朱绪曾曾撰《昌国典咏》。朱绪曾是金陵人，江南著名的藏书家，藏书甲于江浙。他在秀水做知府时，曾获抄“文澜阁”书，故所藏宋元秘籍，多外间所罕见。由此推断，朱绪曾之所以有

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的抄本，或许就是获抄“文澜阁”书时抄来的。因此，徐时栋的咸丰本，或许也是四库本系列。

经查，在《四库全书》本和咸丰甲寅烟屿楼《宋元四明六志》本，关于柳永的这首诗，都作《鬲海歌》。可见，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用《鬲海歌》诗题，其依据当来源于此。而在《全宋诗》在入选柳永这首盐民诗的时候，更是直接注明了文献来源：“元冯福京《大德昌州图志》卷六”。

所以说元代至清，各种文献用的都是《鬲海歌》，舟山档案馆点校本用《煮海歌》是错误的。“鬲”和“煮”字形差异很大，不可能看错，估计是有意的改写。有人可能会认为，这两个字都有“煮”的意思，与“海”组合成“鬲海”或“煮海”，都是表示“煮海水为盐”，相差不多。其实不然。

首先，从字义上来看，“鬲”从“鬲”，本有煮饭的炊具之意，可以引申为“煮”。然而“鬲”虽有“煮”之意，但同时又有卖、出售之义。“鬲”与“海”结合成“鬲海”，既反映出通过“煮”的方式把海水熬制为海盐的途径和

过程，同时又包含了盐民通过熬煮把海水加工成海盐产品而予以出售交流，以换取自己生活物资的一种生存形态，“鬲海”这种把制盐和销售交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组词和表述，更符合这首诗的本质内容。而“煮”，仅仅表述制盐的方式，出售和交换的意思，就不在其中了。

其次，从文本自身也可以得到佐证。“鬲海之民何所营”“鬲海之民何苦辛”“牢盆鬲就汝输征”，诗中三次使用了“鬲”字，而“煮”一次也没有出现。如果柳永原作使用的标题是《煮海歌》，那断然不会出现这种“文题不对应”的自我矛盾情况。

再次，从柳永作品爱用雅词的习惯来看，“鬲”为古以上文字，比较典雅。“煮”虽然也比较古老，但比较生活化，相对较俗。柳永作品，用词都比较雅致，生活化用词很少出现，因此用“鬲”字要比用“煮”字更加符合柳永作品的风格。

所以说“鬲”与“煮”之间，含义的差别还是很大的，不能混用，更不能随意代替。

三、与同类煮海歌相比，柳永《鬲海歌》有什么样的独特价值？

钱钟书编选《宋诗选注》，不但把柳永作品集《乐章集》未收只存于舟山地方文献元大德《昌州图志》的《鬲海歌》收入其中，而且还给予它很高的评价：“这里选的一首诗(指《鬲海歌》)表示《乐章集》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，也能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。柳永这一首跟王冕的《伤亭户》可以说是宋元两代里写盐民生活最痛彻的两首诗。以前唐代柳宗元的名作《晋问》里也有描写盐池的一段，刻画得很精致，可是只笼统说‘未为民利’，没有把盐民的痛苦写出来。”

这里钱钟书把《鬲海歌》与王冕的《伤亭户》以及柳宗元《晋问》进行了比较，指出了柳永《鬲海歌》的两大独特价值。

其一，认为《鬲海歌》与《伤亭户》一样，都“最痛彻”地反映了底层盐民的生活。这是从作品现实性的角度肯定了《鬲海歌》的思想性。王冕《伤亭户》现存于他的《竹斋集》。这里的“亭户”指的是海边以煮盐为业的盐民。据说岱山高亭的“亭”，也是从“亭户”变化而来。《伤亭户》描述有人(当是作者自指)投宿旅

店，听到一个老人悲切哭泣，经询问得知老人的大儿子为煮盐进山采薪死于虎口；小儿子在煮盐时遭遇非命，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可是煮盐的定额和税款一点也没有减少，天天来逼催，老人最终自缢而亡，的确是“痛彻”的盐民生活写照。而柳永《鬲海歌》反映盐民生活更为深广。这些盐民除了煮海，其他生活资源一无所有，“妇无蚕织夫无耕”。他们辛辛苦苦进山砍柴，用于煮海。“船载肩擎未遑歇，投入巨灶炎炎热。晨烧暮烁堆积高，才得波涛变成雪。”他们每年为官府提供堆积起来像岛屿一般高的海盐，可是他们仍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。因为盐成之前，他们只能靠借一还十的高利贷买粮生活下去。“自从鹜鹑至飞霜，无非假贷充糶粮。秤人官中得微直，一辔往往十辇偿。周而复始无休息，官租未了私租逼。驱妻逐子课工程，虽作人形俱菜色。”煮成盐后又被迫全部交给官家。所得无几，人人面如菜色，生活极其艰辛。就这样，一年到头，终生终世，甚至祖祖辈辈，周而复始，都得辛苦操劳。官家对盐民煮盐卤水的出盐额，都有规定，所以称这样煮盐的劳作为“工程”。在钱钟

书看来，写盐民苦难之“痛彻”以及表达出的对于盐民的同情，柳永《鬲海歌》完全与王冕《伤亭户》不相上下。

其二，通过把柳永《鬲海歌》与柳宗元《晋问》进行比较，钱钟书认为《鬲海歌》的描述更详细更生动，也更深刻。《晋问》是一篇有关“晋之名物”的对管体文赋，其中第六问答“晋之盐宝”涉及到制盐过程和盐民生活。由于文体和为文主旨的不同，《晋问》中柳宗元对于盐民的描述，的确只是写出盐对民生的重要，而很少关注盐民的苦难。而柳永《鬲海歌》对于盐民苦难的描述，从制盐过程到遭受层层盘剥，是全方位的刻画和描述，所以要远为“痛彻”。这也反映出柳永作为盐场管理者，并不是高高在上，而且深入实际，否则写不出充满细节和场面的《鬲海歌》。

所以无论是反映盐民痛苦的深度，还是表达出对于盐民同情的人文关怀，柳永《鬲海歌》都属于同类作品中一流的佳作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